

T 110 / 1247

22

10

CHINESE-JAPANESE LIBRARY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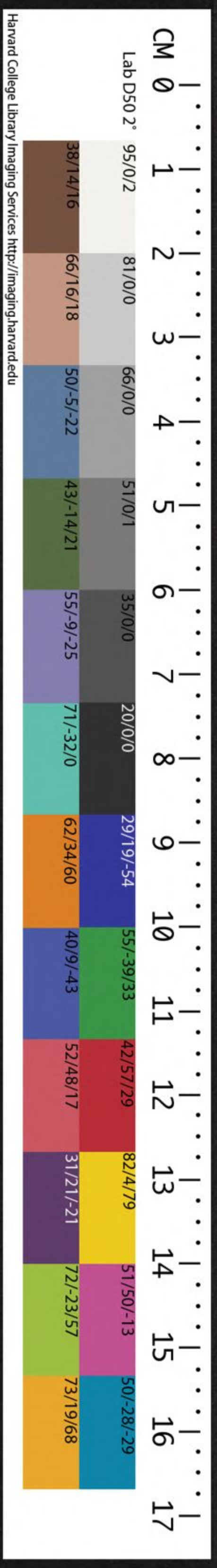
MAY 11 1951

畢命
君牙
冏命
呂刑

文侯之命
費誓
秦誓

第百四十二号

書經
十



越強注瀨川
又氏圖書印

中學二校正古本官板書經大全卷

異命

康王以成周之衆命畢公保釐此其冊命也

今文無古文有○唐孔氏曰漢律歷志云康

王畢命豐刑曰惟十有二年六月庚午肅王

命作冊書豐刑此偽作者傳聞舊語得其年

月不得以下之辭妄言作豐刑耳亦不知豐

刑之言何所道也富氏曰周公始遷商民戒

大度故惡並育以安反側也至君陳則商民
寢服周生善簡修進良猶未大區別也至康
王則世變風移矣苟猶蕪蓄並容則餘孽不
除終為良民之害故命畢公分別居里不惟

故作善
生善作化故

哈佛大學哈佛葉宗
圖書館珍藏印

惡不能以染善亦將無以自容勢不得不入於善矣此此周之治所以成也蓋惟此時然後可以舉此政為治之序固如此口問商之代動去周之代商自后稷公劉至于文武成王之世商民未愜周化尚勤諸書之訓而世變風移僅見於三紀之後其遺風猶未殄何邪潛室陳氏曰三代子孫惟商多賢君故其德意在入久而未忘雖王澤既斬之後猶有一線之微在也

惟十有二年六月庚午朏越三日壬申王朝步自宗周至于豐以成周之衆命畢公保釐東郊

康王之十二年也畢公嘗相去聲文王故康王就豐

文王廟命之成周下都也保安釐理也保釐即下

文旌別必列及淑慝之謂蓋一代之治體一篇之

宗夏也陳氏大猷曰厘雖有辨別分理之意曰保

澤也以保為聖蓋有欲並生哉之意

王若曰嗚呼父師惟文王武王敷大德于

天下用克受殷命

畢公代周公為太師也文王武王布大德于天下用能受殷之命言得之之難也

音佐音佑

必音秘

惟周公左右先王綏定厥家怙殷頑民遷

子洛邑密邇王室式化厥訓既歷三紀世
變風移四方無虞予一人以寧

十二年曰紀父子曰世周公左右文武成王安定
國家謹茲頑民遷于洛邑密近王室用化其教既
歷三紀世已變而風始移今四方無可虞度
之事而予一人以寧言化之之難也

道有升降政由俗革不臧厥臧民罔攸勸
有升有降猶言有隆有污也周公當世道方降之
時至君陳畢公之世則將升於大猷矣為政者因

俗變革故周公必殷而謹厥始君陳有容而和厥
中皆由俗為政者當今之政旌別淑慝之時也苟
不善其善則民無所觀慕矣
新安陳氏曰臧致臧
即下文旌淑彰善之
事所謂勸則使慝惡者皆克畏慕也

惟公懋德克勤小物彌亮四世正色率下
罔不祗師言嘉績多于先王予小子垂拱
仰成

懋盛大之義予懋乃德之懋小物猶言細行
同也言畢公既有盛德又能勤於細行輔導四世
風采凝峻表儀朝著
音朝注謂朝內
列位有常處
若大若小罔

不祇服師訓休嘉之績蓋多於先王之時矣今我
小子復何為哉垂衣拱手以仰其成而已康王將
付畢公以保釐之寄故叙其德業之盛而歸美之
也唐孔氏曰小物猶小事也善能勤小事大事必動
詢于入虞訪于莘尹重之以周召畢榮是畢公文
主之不稱其已為大臣也曰畢公天下大事必動
其勤非造小物者蓋以成德自居則止矣於小物忽焉
亦非造小物者蓋以成德自居則止矣於小物忽焉
故行終於累大德公於小物無間○新安陳氏曰不
細誠也○林氏曰正色率下所謂正其衣冠尊其
瞻視儼然人望而畏之者也不○史氏漸曰忠厚近
于德閣老成若遲鈍先王終不○以易彼者蓋世臣
舊德不功業已見於時聞望已○孚於人商功利課殿
最雖不若新進者至於雍容廟○堂天下想聞其風
采足以庶頑立懦敦薄勵偷如○太山喬嶽初無運
動之勞而功之及人厚矣畢公○四世元老雖有不

可及之盛德常有不自廷之誠心小物不以不
勤而不勤嘉績不以已多於前時而或怠正色
容而使入之非怠自消出辭吐氣而使天下之
心胥服保釐之任捨公其誰

王曰嗚呼父師今予祇命與公以周公之事
往哉

今我敬命公以周公化訓頑民之事公其往哉言
非周公所為不敢屈公以行也

音直

旌別淑慝表厥宅里彰善癉惡樹之風聲

音其

弗率訓典殊厥厥井疆俾克畏慕申畫郊圻

慎固封守以康四海

淑善慝惡癘病也。旌善別惡成周今日由俗革之政也。表異善人之居里如後世旌表門閭之類。顯其為善者而病其為不善者。以樹立為善者風聲使顯於當時而傳於後世。所謂旌淑也。其不率訓典者則殊異其井里疆界。使不得與善者雜處。禮記曰不變移之郊不變移之遂。即其法也。使能畏為惡之禍而慕為善之福。所謂別慝也。圻與畿同。郊圻之制昔固規畫矣。曰申云者申明之也。封域之險昔固有守矣。曰謹云者戒嚴之也。疆域障

塞入音異歲音異義則易音異湮音異世平則易玩時緝而晏

省悉井反之乃所以尊嚴王畿王畿安則四海安矣

年

○王氏曰彰善者而著之則惡者耻其不若然則惡者病矣使人有所感動曰風使人有所聽聞曰聲○夏氏曰庶望風而化聞聲而應如風動於此而物偃於彼聲振於此而流芳遠臭將傳百世而○呂氏曰榮辱不止於彼聲振於此而流芳遠臭將傳百世而○呂氏曰榮則可以鼓動千百年之遠雖事往迹陳而與起如新弗率者殊其井疆豈真欲絕之而置之人類之外哉欲其畏慕而卒歸於善而已此旌別之本心也○五陽一陰然後可以召亂矣因區別里閭遂并郊圻封守而整齊之公其念哉當以渾厚敦朴鎮之也○新安陳氏曰旌別淑慝一句網也表厥至風也○三句旌淑也弗率至畏慕三句別慝也東郊之政以保為釐旌別淑慝者釐也義之盡也本心欲其畏慕而同歸于善者以保為釐也仁之至也又樹立為善者之風聲見其善善之長俾為惡者畏慕見其惡惡之短有以人治人改而止之意愛之

深待之厚如此卒化浮薄為忠厚宜哉風必有聲
聞夷惠之風聞即聞風之聲也王夏分為二字未
當出以使惡者遺臭兼言不若專以樹善者風聲
使流芳而人聞風因起表宅里樹風使人知善
之可慕旌淑也弗率訓殊非疆使人知惡之可畏
別惡也不可為瘴惡
所礙彰善即知惡

去声

政貴有恒辭尚體要不惟好異商俗靡靡
利口惟首徐風未殄公其念哉

對暫之謂恒對常之謂異趣去声完具而已之謂體
衆體所會之謂要政事純一辭令簡實深戒作聰
明趨浮末好異之事凡論治體者皆然而在商俗
則尤為對病之藥也蘇氏曰張釋之諫漢文帝

任乃筆之吏爭以亟音疾苛音察相高其弊徒
文具無惻隱之實以故不聞其過陵夷至於二世
天下土崩今以嗇音夫口辨而超遷之臣恐天下
隨風靡爭口辨無其實凡釋之所論去声則康王以
告畢公者也夏氏曰體則具於理而無不足要則
約也改辭如此皆不好異者能之政而好異則悅
須更而厭持久不能安能體要唐孔氏曰韓宣子
言徒多而理不足安能體要唐孔氏曰韓宣子
稱紂使師襄作靡靡之樂靡靡者相隨順之意
新安陳氏曰利口即辭體要之反惡利口遠佞人
所關大矣陳氏曰利口即辭體要之反惡利口遠佞人
故以為貴辭體要則典重而不浮故以為尚若政
而好異則安能有恒言而好異則安能體要畢公
四世元老雖無此失而所以告戒之道當如此也

我聞曰世祿之家鮮克由禮以湯陵德實

恃天道敝化奢麗萬世同流

古人論世祿之家逸樂音洛恭養其能由禮者鮮矣
既不由禮則心無所制肆其驕蕩陵蔑有德恃亂
天道敝壞風化奢侈美麗萬世同一流也康王將
言音戶士怙侈滅義之惡故先取古人論世族者發
之象氏復禮曰觀此則洛邑

茲殷庶士庸寵惟舊怙侈滅義服美于人
驕淫矜侈將由惡終雖收放心閑之惟艱

呂氏曰殷士憑藉光寵助發其私欲者有自來矣

私欲公義相為消長上聲故怙侈必至滅義義滅則

無復羞惡之端徒以服飾之美侈之於人而身之

不美則莫之耻也流而不反驕淫矜侈百邪並見

現將以惡終矣洛邑之遷式化厥訓雖已收其放

心而其所以防閑其和者猶甚難也陳氏經曰人

於已放之時尤莫難閑於既收之後苟其根尚在

雖一時知所收斂將觸事而發此閑之所以為難

也夏氏曰周公君陳相繼化商雖收其放心然

資富能訓惟以求年惟德惟義時乃大訓

不由古訓于何實訓

又言閑之道

不柔厥德允備

是時四方無虞矣。曩爾殷民化訓三紀之餘，亦何足慮。而康王拳拳以邦之安危惟繫於此，其不苟於小成者如此。文武周公之澤其深長也，宜哉。不剛所以保之，不柔所以釐之，不剛不柔，其德信乎？
其脩矣。王氏炎曰：念其不從而以剛制之，則必怨。剛柔而處之以中，則德允修而商化矣。○呂氏曰：始皇以安危係於中，則德允修而商化矣。○葉氏曰：不危係於藩鎮而緩之，以柔皆以致亂。○周公君陳畢剛不柔，即寬而有制，從容以和之意。周公君陳畢公非有意於同，同合於道耳。

惟周公克慎厥始，惟君陳克和厥中，惟公

克成厥終。三后協心同底于道，道洽政洽，澤潤生民，四夷左衽，罔不成。賴予小子，求膺多福。

殊厥并疆，非治之成也。使商民皆善，然後可謂之成。此曰成者，預期之也。三后所治者，洛邑而施。及四夷王畿四方之本也。○吳氏曰：道者致治之道也。始之中之終之，雖時有先後，皆能即其行事觀其用心，而有以濟之。若出於一時，若成於一人，謂之協心如此。○朱子曰：三后猶四時之序不同而用於成歲功也。○陳氏經曰：慎始，感殷頑民也。和中

從容以和也。今日惟防閑之使前日之功不壞耳。事莫難於成終。少有一懈弛則二公之化皆為之不終矣。聖賢之政雖有始中終之異。其心與道則無始中終之殊。謂之治。謂之潤。漸漬積累。豈一日之功。處能如此哉。商民最爾甚微。而所係甚重。遠而四夷尊而人主近而異公之身。遠而畢公之子孫。皆有賴於此。可見周家以化商民為重。必如是而後可以盡成終之責。○陳氏雅言曰：克慎周初。遷周沒。君陳繼之。保養撫摩。以和為貴也。故曰：克慎周初。既歷三紀。世變風移。旌別淑慝。中畫郊圻。此政畢公其時也。有周公君陳以慎之和之於始中。而無畢公為虛棄矣。故曰：克慎則三后之政雖有克慎。克和。皆成之不同。三后之政雖有克慎。克和。皆成之不同。然其心則無不協。論其道則無不化。有殊而皆相資。以成歲功一也。三后之意皆主於化。而皆相曰：協心所施。雖異。然因時制宜。各得當於理。故曰：同底于道。聖賢心協。道同。故能仁漸義摩。而道化。浹洽網舉。目張而政事修治。漸漬積累。澤之深入於民者。豈一朝一夕所能改哉。康王此言。期望於

畢公者至矣

公其惟時成周建無窮之基亦有無窮之

去声

聞子孫訓其成式惟又

建立訓順式法也。成周指下都而言。呂氏曰：畢公四世元老。豈區區立後世名者。而勲德之隆亦豈少此康王所以望之者。蓋相期以無窮事業。乃尊敬之至也。

嗚呼罔曰弗克惟既厥心罔曰民寡惟慎厥事欽若先王成烈以休于前政

蘇氏曰曰弗克者畏其難而不敢為者也曰民寡

者易音異其事以為不足為者也前政周公君陳也

陳氏大猷曰事之不立非視之太重而畏其難則

視之太輕而忽其易能盡其心則雖難無不舉不

謹其事則雖易不能舉○王氏炎曰觀殷民不輕

於從周者八百年見王德澤之深觀三后化殷卒依

於周者八百年見周家仁厚之至○張氏曰觀周

公之在商民其忠厚之則坑之矣若晉武符聖處之

也則有劉元海慕容垂之亂矣周公肯為此乎嗚呼

殺之既不可用之又不亂矣周公肯為此乎嗚呼

游涵養以變易其不服之心如此者三十二年矣

難化者或老或死已一新其耳目為未久之計乎君

陳分正固有其兆矣又申畫郊圻慎固封守使姦慝

使善惡有所勸戒又申畫郊圻慎固封守使姦慝

無所覬而居者常慮危抑又思風俗之根本在於

世祿之家乃訓之使皆由於德彖既善惡之分

以起其心又有德彖之訓以美其俗則非特中國

尊榮而四夷亦皆受其賜矣皆周公經營之君陳

祖述之而畢公成就之也三后協心同底于道豈

虛辭哉○霍氏曰或曰成湯革夏未幾繼以木

申敗禮伊尹居之桐者三年夏之餘民恬然安靜

伊尹輔商不見有區區夏人事向其易也武王克

商繼以武庚之叛周公成王康王所以區區殷人

今見於大誥洛誥多士多方君陳畢命諸書何其

蘇氏曰

者易

者易

者易

者易

者易

者易

者易

者易

者易

者易

者易

者易

者易

者易

者易

者易

者易

者易

者易

者易

者易

者易

者易

殷人之頑不見周家之仁綱陰涸寒終消融於春風和氣中嗚呼仁哉○呂氏曰成康並稱成王見於詩書者多康王自誥諸侯外惟畢命耳讀此亦可見其賢矣

君牙

君牙臣名穆王命君牙為大司徒此其誥命也今文無古文有問君牙同命等篇見得穆車轍馬迹馳天下之意何如朱子曰此篇乃內史之屬所作猶今之翰林作制誥然而君陳周官蔡仲之命微子之命等篇亦是當時此等文字自有格子首呼其名而告之未又為嗚呼之辭以戒之篇篇皆然觀之可見○呂氏曰穆王書三篇君牙同命初年書也呂刑末年書也中雖放逸不克保其始之祇畏然暮年哀敬初心復還舜命契為司徒止一語而君牙贊書至一篇世降而又升也然周家之典刑文獻在焉

王若曰嗚呼君牙惟乃祖乃父世篤忠貞服勞王家厥有成績紀于太常

王穆王也康王孫昭王子周禮司勳云凡有功者銘書於王之太常司常云日月為常畫日月於旌旗也

惟予小子嗣守文武成康遺緒亦惟先王

音佐佑

音道

之臣克左右亂四方心之憂危若蹈虎尾

涉于春冰

緒統緒也若蹈虎尾畏其噬若涉春冰畏其陷言
憂危之至以見求助之切也張氏曰穆王父昭王南征不復故有蹈虎
涉冰之喻然隱諱其事又迂緩其辭不足以下周道
人心無志可知矣其後車轍馬迹周於天下周道
衰焉○新安陳氏曰先王之臣或作先正孔註亦
惟祖父之臣正作先正東齊云先正說見說命作
先正當從孔註又按君牙稱君必有國成康時芮
伯為司徒伯爵諸侯也君牙當是其後

考
今命爾予翼作股肱膺績乃舊服無忝祖

膺脊也舊服忠貞服勞之事泰辱也欲君牙以其
祖考事先王者而事我也

弘敷五典式和民則爾身克正罔敢弗正
民心罔中惟爾之中

弘敷者大而布之也式和者敬而和之也則有物
有則之則君臣之義父子之仁夫婦之別長幼之
序朋友之信是也典以設教言故曰弘敷則以民
彝言故曰式和此司徒之教也然教之本則在君
牙之身正也中也民則之體而人之所同然也正
以身言欲其所處無邪行也中以心言欲其所存
無邪思也孔子曰子率以正孰敢不正周公曰率
自中此告君牙以司徒之職也張氏曰和民則在

民則和矣。○葉氏曰：示以正在身，復其中，不可在。此言教之本。○陳氏曰：大猷曰：以其常行而不可易，謂之典。以其性，然教之本，不可越。謂之則，教之理。雖不外乎人之性，然教之本，則在君牙之身。與心正者，容有不中。中則無有不正。身之正，勉強修飾者，能之。心之中，非存養純熟，不能也。故穆王既欲君牙正身，以率民，身之正，尤欲其存心之中，以感民。心之得者，教之則。和五典，即吾心之先。得者，率之也。於身先言爾，於心先言民。互文耳。○陳氏曰：雅言曰：典曰：弘敷，欲其大而布之，使民無不化也。然此特為教之道耳。其教以和之，使民無不化也。然此特為教之道耳。至於立教之本，則在君牙之身。與心焉。爾身正，爾典亦無不修。民之則，亦無不治矣。此立教之本也。

夏暑雨，小民惟曰怨咨。及祁寒，小民亦惟曰怨咨。厥惟艱哉。思其艱，以圖其易。民乃

音異

寧

初大也。暑雨初寒，小民怨咨，自傷其生之艱難也。厥惟艱哉者，嘆小民之誠為艱難也。思念其難，以圖其易，民乃安也。艱者，饑寒之艱。易者，衣食之易。司徒敷五典，擾兆民，兼教養之職。此又告君牙以養民之難也。○陳氏曰：雅言曰：夏而暑，暑而至於兩，此怨咨。冬而寒，寒而至於初，此亦天時之常也。然小民不得其食，殆其無食。初寒之時，而巨之，以無衣。暑雨之時，而阻之，以如也。為人上者，其可以肥甘適口，輕煖適體，而或忘之。故民飢寒之艱，既不可不為之思，而不能圖其易。則亦徒思而已耳。與不知者，奚以異。惟能思之，而職實兼教養。穆王告君牙，以此欲其共此心也。

嗚呼丕顯哉文王謨丕承哉武王烈啓佑
我後人咸以正罔缺爾惟敬明乃訓用奉
若于先王對揚文武之光命追配于前人
丕大謨謀烈功也文顯於前武承於後曰謨曰烈
各指其實而言之咸以正者無一事不出於正咸
罔缺者無一事不致其周密若順對答配匹也前
人君牙祖父唐孔氏曰文始謀造周故美其業○張氏曰先王
指成康○新安陳氏曰故美其業○張氏曰先王
文謨雖烈亦謨也○對揚之今又武能奉其祖康所以對
揚文武之意也○如此則君牙可追配其祖父矣舜
命契為司徒不過曰敬敷五教在寬今穆王命君

牙其詳雖至於一篇其要不出舜之一語前曰
敷五典式和一民則敷五教在寬也此曰敬敷
敬敷五教也帝舜此言豈惟穆王不能易萬世掌
教者不能易也○陳氏雅言曰文王之謨大而能
顯則其造有周之謀者於是至矣武王之謨大而
能承則其成有周之功者於是至矣文顯於前
武承於後曰謨曰烈亦無一開啓佑助我之後人者
無一事而不出於正亦無一事而不致其周前王
之為子孫慮至矣今爾君牙為司徒之官所居之
職前日乃祖乃父之職所訓之民昔君文武成康
之民也為訓之道不可不敬而尤不可不武成康
敬以待之明以告之則為教之道得矣如是豈特
司徒之職能盡而已將以奉若先王之遺道兼得
也豈但先王之能盡而已將以奉若先王之遺道
之奉承而於此也能敬明乃訓則於先王之遺道
而不失配合而不墜若順而不違於祖父之政能
無負於先王無負於文武矣豈惟無愧於已抑無
愧於乃祖乃父矣此在君牙所當深勉也

王君曰君牙乃惟由先正舊典時式民之

治亂在茲率乃祖考之攸行昭乃辟之有

又

先正君牙祖父也君牙由祖父舊職而是法之民之治亂在此而已法則治否則亂也循汝祖父之所行而顯其君之有又復申戒其守家法以終之按此篇專以君牙祖父為言曰續舊服曰由舊典曰無忝曰追配曰由先正舊典曰率祖考攸行然則君牙之祖父嘗任司徒之職而其賢可知矣惜載籍之無傳也陳氏曰康王待丙伯為司徒君牙豈其後耶黃氏昂曰司徒職在掌教敷五典覆兆民所當為也蓋必先教之以倫理明然

時

後治而爭奪息苟非以教化為急先務則為之民者冥行罔覺卒化刑辟是所謂罔民以陷罪也為民父母豈忍為之哉穆王肆其侈心所以至將有車轍馬迹而猶知以大司徒為重此所以雖荒而不至於亡歟

罔命

穆王命伯罔為太僕正此其誥命也今文無古文有○呂氏曰陪僕替御之臣後世視為賤品而不之擇者曾音不知人主朝夕與居氣體移養常必由之潛消默奪於冥冥之中而明爭顯諫於昭昭之際抑末矣自周公作立政而嘆綴衣虎賁知恤者鮮上則君德之所繫前此知之者亦罕矣周公表而出之

王君曰伯罔惟予弗克于德嗣先人宅丕

其選始重穆王之用太僕正持作命書至與
大司徒畧等其知本哉陳氏大猷曰周禮止
此言太僕正正其長也又有祭僕御僕隸僕
戎僕齊僕僕道僕田僕等正皆長之上薰陶涵
養乎君德下簡擇表率乎群僚所繫甚重故
罔命焉蘇氏曰昭王南征不復至齊桓乃
以問楚是終穆王之世君執而賊不討也王
終無憤耻之心乃欲車轍馬迹周於天下今
觀君牙伯罔二書皆無哀痛慘怛之意但曰
嗣先王宅丕后而已非祭公謀父以祈招之
詩收王放心王其不没乎張氏曰伯罔之
為太僕正穆王馳騁天下而不能正救者也
然三復二篇其言慤慤懇惻何也曰唐德宗
何人哉陸贄作奉天詔書山東父老為之感
泣則二篇之命豈非當時仁人君子罔王之
無志故修辭立誠以勸勵其臣下歟夫子何
為緣之曰聖人不以人癸言亦取秦穆悔之意

復齋董氏曰

冊

后怵惕惟厲中夜以興思免厥愆

音出剔

伯罔臣名穆王言我不能于德繼前人居大君之

位恐懼危厲中夜以興思所以免其咎過復齋董

主命君牙曰心之憂危若蹈虎尾命伯罔曰怵惕
惟厲中夜以興此即位之初知以父仇為耻故言
如此然終穆王之世復仇之事無聞焉二篇之書
豈果出穆王之口也哉

其在文武聰明齊聖小大之臣咸懷忠良

其侍御僕從罔匪正人以旦夕承弼厥辟

出入起居罔有不欽發號施令罔有不臧

下民祗若萬邦咸休

從聲

侍給侍左右者御車御之官僕從太僕群僕凡從王者承承順之謂弼正救之謂雖文武之君聰明齊聖小大之臣咸懷忠良固無待於侍御僕從之承弼者然其左右奔走皆得正人則承順正救亦豈小補哉陳氏大猷曰聰明自其質之生知者言入起居發號施令就大僕職掌而言蓋太僕掌正王之服位出入王之命掌諸侯之復逆復正之答報逆下之敷奏君之起居號令皆與有職焉○善今必先言近臣承周旋之何嘗不中禮號令何嘗不修近臣之常職而內外交相養亦聖人不已之誠也又曰世主出入起居漫不加省徒欲謹於謀令之時所謂威其輔頰舌感人之未者也民若却休豈口舌所能辨哉○林氏曰左右近習非人則朝

夕漸染入於邪僻而不自知大臣雖賢君心已盡矣故須小大忠良必群僕皆正人而後可○陳氏曰雅言曰穆王命伯冏為太僕正意謂昔在文武之時為君有聰明齊聖之德其侍御僕從之助矣而當志給侍左右與凡車御之官其太僕群僕與凡從工之職又莫匪正直之人而能自旦至夕以承其君之善以彌其君之過則其近臣之助者如此是以文武之德修於上舉動之化行於下民之衆無不祗若萬邦之廣無不休美以文武之聖且必得近習之助而况於穆王乎以文武之聖且必得忠良且猶謹此而况穆王乎以文武之聖且必得求助於伯冏之意也

惟予一人無良實賴左右前後有位之士

音九

匡其不及繩愆糾謬格其非心俾克紹先

得

烈

無良言其質之不善也匡輔助也繩直糾正也非
心非僻之心也先烈文武也問格其非心之格訓
正恐是如格式之格
以此律人之不正者朱子曰今人如言合格之格
是將此一物格其不正者使歸于正如格其非心
是說得深者大人格君心之非是說得淺者曰陳
氏大猷曰文武循資左右况予之無良乎匡救其
惡而不知格其心則止於東而生於西惟格其非
心則援本塞源未流自善

今予命汝作大正正于群僕侍御之臣懋
乃后德交備不逮

大正太僕正也周禮太僕下大夫也群僕謂祭僕

隸僕戎僕齊則皆僕之類穆王欲伯冏正其群僕

侍御之臣以勉進君德而交脩其所不及或曰周

禮下大夫不得為正漢孔氏以為太御中大夫蓋

周禮太御最長下又有群僕與此所謂正于群僕

者合且與君同車最為親近也張氏曰公卿進見
有時僕御襄近無

間有特者見其尊嚴無間者知其情性方其進見
君臣之分甚嚴未易犯其顏色及其情性近君臣之

情無間故可糾其過失救過於已發之後難為功懋德交修正侍御僕從
之職也○鄒氏季友曰周禮夏官司馬祭僕掌馭

祭僕掌五寢掃除戎僕掌馭戎車齊僕掌馭

全輅以賓

慎簡乃僚無以巧言令色便辟側媚其惟

音駢僻

吉士

巧好令善也好其言善其色外飾而無質實者也
便者順人之所欲辟者避人之所惡去聲側者姦和
媚者諛悅小人也吉士君子也言當謹擇汝之僚
佐無任小人而惟用君子也又按此言謹簡此僚
則成周之時凡為官長者皆得自舉其屬不特辟
除府史胥徒而已呂氏曰治有體統王雖急於求
伯固作大正使精擇其僚固不待王親擇也此為
治之體統也陸贄在唐欲使諸司長官各舉其屬
亦庶幾有見於此○張氏曰其
惟吉士見巧令便媚為凶人也

僕臣止厥后克正僕臣諛厥后自聖后德

惟臣不德惟臣

自聖自以為聖也僕臣之賢否係君德之輕重如
此呂氏曰自古小人之敗君德為昏為虐為侈為
縱曷其有極至於自聖猶若淺之為害穆王獨以
是蔽之者蓋小人之蠱其君必使之虛美熏心傲
然自聖則謂人莫已若而欲予言莫之遠然後法
家拂士日遠而快意肆情之事亦莫或齟齬音咀
其間自聖之證既見而百疾從之昏虐侈縱皆其
枝葉而不足論也

爾無昵于儉人充耳目之官迪上以非先

王之典

汝無比近小人充我耳目之官導君上以非先王之典蓋穆王自量其執德未固恐左右以異端進而蕩其心也

音閔

非人其吉惟貨其其吉若時瘝厥官惟爾大

弗克祗厥辟惟予汝辜

辜音孤

戒其以貨賄任群僕也言不于其人之善而惟以貨賄聲回上為善則是曠厥官汝大不能敬其君而我亦汝罪矣呂氏曰後世近習更相表裏鮮不以利合捨人才而論貨賄近習之通弊

王曰嗚呼欽哉永弼乃后于彜憲

也自盤庚總貨寶之戒至此復見之成湯文武之陰未數數以貨防其臣也其商周之衰乎○陳氏經曰穆王於此及呂刑皆言貨亦可見其風俗之漸衰矣

彜憲常法也呂氏曰穆王卒章之命望於伯冏者

深且長矣此心不繼造父音甫為御周遊天下將必

有車轍馬跡導其侈者果出於僕御之間抑不知

伯冏猶在職乎否也穆王豫知所戒憂思深長猶

不免躬自蹈之人心操捨之無常可惧哉王氏曰

臣不患其不能將順而莫之承惟患其不能正救而莫之弼故在先王則稱其承弼在已則責之以求弼而不及於承焉

呂刑

呂侯為天子司寇穆王命訓刑以詰四方史
錄為篇今文古文皆有○按此篇專訓贖刑
蓋本舜典金作贖刑之語今詳此書實則不
然蓋舜典所謂贖者官府學校之刑爾若五
刑則固未嘗贖也五刑之寬惟處上以流鞭
扑之寬方許其贖今穆王贖法雖大辟亦與
其贖免大漢張敞以討羗兵食不繼建為入
穀贖罪之法初亦未嘗及夫扶音殺人及盜之
罪而簫望之等猶以為如此則富者得生貧
者獨死恐開利路以傷治化曾謂唐虞之世
而有是贖法哉穆王巡遊無度財匱民勞至

矣

其末年無以為計乃為此一切權宜之術以
歛去民財夫子錄之蓋以示戒然其一篇之
書哀矜惻怛猶可以想見三代忠厚之遺意
云爾又按書傳去引此多稱甫刑史記作甫
侯言於王作脩刑辟呂後為甫歟宋子曰呂
何說得散漫直從苗民蚩尤為始作亂道起
若說道都是古人元文如何出於孔氏者多
分明易曉出於依生者都難理會○問贖刑
所以寬鞭扑之刑則呂刑之贖刑如何曰呂
刑蓋非先王之法也故程子有一策問云商
之盤庚周之呂刑聖人載之於書其取之乎
抑將垂戒後世乎○蔡仲然論五刑不贖之
意曰是穆王方有贖法嘗見蕭望之之言否不
贖刑其甚疑之後來方省得贖刑不是古因
取望之傳看畢曰說得也無引證○問鄭敷
文所謂甫刑之意是否曰便是他們卻不夫
攷那贖刑如古之金作贖刑只是刑之輕者

如流有五刑之屬皆是流竄但有鞭作官刑朴作
教刑便是法之輕者故贖法來聖人也是志法之
晚年無錢使後撰出那般法來用刑之類也有許
變處但是他其中論不可輕於用刑也書傳引此篇語
多好說話不可不知○唐孔氏曰書傳引此篇語
多稱南刑者呂侯子孫後改封南如詩之子孫國
申不與我南穆王時未有南名後人以子孫國
號各之追稱南刑若叔虞封唐子孫封晉而史記
作晉世家曰○蘇氏曰呂與南猶荆與楚殷與商○
王氏炎曰此書穆王之言而名呂刑者呂侯為王
司寇言於王命之參定刑書乃推作刑之意以
訓四方司政典刑者故以呂刑名之彭氏曰篇內
言德言中不一而足者豈非制刑者本於德用刑
必合於中德中二字
實為此篇之綱領

音肩

達各反

惟呂命王享國百年耄荒度作刑以詰四方

惟呂命與惟說命語意同先此以見音訓刑為呂
侯之言也耄老而昏亂之稱荒忽也孟子曰從獸
無厭平聲謂之荒穆王享國百年車轍馬跡遍于天
下故史氏以耄荒二字發之亦以見贖刑為穆王
耄荒所訓耳蘇氏曰荒大也大度作刑猶禹曰予
荒度土功荒當屬音下句亦通然耄亦貶之之辭
也刑氏曰王享國百年耄亂荒忽度時世所宜訓
是耄荒為年老周本紀云穆王即位春秋已五十
矣立五十五年崩無逸言其享國皆謂在位之年
此乃從王生年而數文不害意不與彼同○新安
陳氏曰王享國百年耄荒如舜典云朕在位三十
有三載耄期耳當百年耄荒之時而能裁度作刑
以詰四方乃見其篤老而尚精明仁厚非真耄亂
荒迷也荒度雖有益稷語可證然土功可言荒度
作刑何荒度之有蔡氏只存蘇曰於下以備一說

得之矣。詰如詰女姦。懲之詰。臨川吳氏曰。呂侯為王司寇。更定贖刑。新制具載。刑者因諸侯來朝。王使呂侯以書之意。告命諸侯也。穆王嗣位時年已五十。享國百年。蓋在位五十年之後也。詰治也。揆度作為刑書。以詰治四方也。

音瘼

王曰。若古有訓。蚩尤惟始作亂。延及于平

民。罔不寇賊。鴟義。姦究奪攘。矯虔。

言鴻荒之世。渾厚敦龐。蚩尤始開暴亂之端。驅翫

熏炙。延及平民。無不為寇。為賊。鴟義者。以鴟張跋

扈為義。矯虔者。矯詐虔劉也。史記五帝本紀。神農

最強暴。黃帝與蚩尤戰于涿鹿之野。殺之。

苗民弗用。靈制以刑。惟作五虐之刑。曰法。

音貳

殺戮無辜。爰始淫為劓。刵。椽。黥。越。茲麗刑。

并制罔差。有辭。

苗民承蚩尤之暴。不用善而制以刑。惟作五虐之

刑名之曰法。以殺戮無罪。於是始過為劓。鼻。刵。耳

椽。竅。黥。面之法。於麗法者。必刑之。并制無罪。不復

以曲直之辭。為差別。皆刑之也。孔氏曰。九黎之君

之義。三苗之君。習蚩尤之惡。頑凶。苦民。○霍。孔氏

曰。楚語云。少昊氏之衰。九黎亂德。顓帝受之。使復

舊常。則九黎在少昊之末。非蚩尤也。楚語又云。三

苗黎。至其子孫。為三國。有罪者。無辭。無罪者。有辭。陳

刑自自節氏之說皆未敢信又按呂氏謂古未有五刑自稱象以典刑然後聖人始不得已而用之非也舜典稱象以典刑其來久矣豈有苗民始作四凶三苗居一焉蓋五刑其來久矣豈有苗民始作四凶三

音大 音閔 音紛

民興胥漸泯泯焚焚罔中于信以覆詛盟
虐威庶戮方告無辜于上帝監民罔有
馨香德刑發聞惟腥

泯泯昏也焚焚亂也民相漸染為昏為亂無復誠
信相與反覆詛盟而已虐政作威衆被戮者方各
告無罪於天天視苗民無有馨香德而刑戮發聞
莫非腥穢也呂氏曰形於聲嗟窮之反也動於氣臭
惡之熟也馨香陽也腥穢陰也故德為馨香而刑
發腥穢也陳氏曰罔中于信無中心出於誠信者
信不由中也無馨香之德而發聞者惟

腥穢之虐刑觀二始字見蚩尤為作亂之始而苗
民為始刑之始

皇帝哀矜庶戮之不辜報虐以威遏絕苗
民無世在下

皇帝舜也以書考之治苗民命伯夷禹稷臯陶皆
舜之事報苗之虐以我之威絕滅也謂竄與分北
之類遏絕之使無繼世在下國

重直容反下並司

乃命重黎絕地天通罔有降格群后之逮
在下明明昧常鯁寡無蓋

重少昊之後黎高陽之後重即羲黎即和也
呂氏曰治世公道昭明為善得福為惡得禍民曉然知
其所由則不求之渺茫冥昧之間當三苗昏虐民
之得罪者莫知其端無所控訴相與聽於神祭非
其鬼天地人神之典雜揉瀆亂此妖誕之所以興
人心之所以不正也在舜當務之急莫先於正人
心首命重黎脩明祀典天子然後祭天地諸侯然
後祭山川高卑上下各有分音限絕地天之通嚴
幽明之分去聲君音薰音蒿妖誕之說舉皆屏音息群后
及在下之群臣皆精白一心輔助常道民卒善而
得福惡而得禍雖鯁寡之微亦無有蓋蔽而不得

自伸者也○按國語曰少皞氏之衰九黎亂德民
 神雜揉家為巫史民瀆齊盟禍災存臻顛頊受之
 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北正黎司地以屬民使
 無相侵瀆其後三苗復九黎之德堯復育重黎之
 後不忘舊者使復典之魯孔氏曰義是重之子孫
 司地屬民者令神與天在上民與地在下定上下
 之分使民神不雜則祭享有度○蘇氏曰自苗民
 瀆於詛盟人神相亂魏之亡也○有神降于莘即此
 類也○張氏曰傳曰國將興聽於民國將亡聽於
 神三苗之俗以詛盟為事是聽命於神也姦人每
 假神以作亂如漢末張角謀叛一日同起者三十
 六方張魯起兵亦以五斗米首過於神以誘人皆
 是也絕地天通罔有降格者絕在地之神使人不
 得也以妖術格在天之神絕在天之神使人不得假
 其名字以術格在天之神絕在地之神○龜山楊氏曰揚雄云
 南正重司天北正黎司地義近重和近黎義和掌曰
 重黎也近之而已重黎司天地義近重和近黎義和掌曰

即火正黎

德明惟明
 皇帝清問下民鯨寡有辭于苗德威惟畏

時之官也○春夏陽也故義近重秋冬陰也故和近
 黎○呂氏曰治世神怪所以不與者只為善惡分
 明自然不求之○漸安陳氏曰此非專重黎之力亦由
 言鬼言命○漸安陳氏曰此非專重黎之力亦由
 朝之群后及在下之眾臣明顯明之理使之不惑
 於茫昧之說輔蓋而不得自伸者不撓於妖怪之
 雖窮民亦無蔽蓋而不得自伸者不撓於妖怪之
 而不復求之於神此重黎所以得舉其職也蓋人
 惟昧正理悖常道而後惑神所以得舉其職也蓋人
 乃絕地天通之本也使人昧心於怪異重黎之理未
 彛常之經則必惑於冥昧人心於怪異重黎之理未
 之未易行也惟明於冥昧人心於怪異重黎之理未
 而不求之幽于其常而止其怪絕地天通庶其
 易於絕乎又按北正黎或作火正黎也○北字與火字
 相似又黎以比正兼火正黎即祝辭也○所以與火字
 楊子云北正黎也北正對南正為是

于

清問虛心而問也。有辭聲苗之過也。苗以虐為威，以察為明。帝反其道，以德威而天下無不畏，以德明而天下無不明也。

乃命三后恤功于民。伯夷降典，折民惟刑。

禹平水土，主名山川。稷降播種，農殖嘉穀。

三后成功，惟殷于民。

恤功致憂民之功也。典禮也。伯夷降天地人之三禮，以折民之邪妄。蘇氏曰：失禮則入刑，禮刑一物也。伯夷降典以正民心，禹平水土以定民居，稷降

播種以厚民生，三后成功而致民之殷盛富庶也。

吳氏曰：二典不載，有兩刑官，蓋傳聞之謬也。愚意

臯陶未為刑官之時，豈伯夷實兼之歟？下文又言

伯夷播刑之迪，不應如此謬誤。復氏曰：九州各有

名，如揚州、山、有、會稽、川、曰、三、江、之、類。○臨、川、吳、

曰、伯、爵、夷、各、前、崇、伯、各、禹、稱、伯、禹、也。稷、封、於、訶、

有、帥、之、君、入、為、稷、官、故、稱、后、稷、恤、功、以、民、事、為、

也。自、上、教、下、曰、降、內、則、曰、降、德、于、眾、兆、民、伯、夷、教

民、以、禮、入、於、禮、而、不、入、於、刑、折、絕、斯、民、入、刑、之

路、也。禹、為、司、空、治、水、由、地、中、行、而、土、可、居、九、州

各、主、有、各、之、山、川、以、表、疆、域、稷、降、下、播、種、之、法、三

農、得、以、豐、殖、其、嘉、穀、三、后、各、成、其、事、惟、務、繁、盛、其

民、之、生、聚、降、典、教、之、也。平、水、土、安、之、也。降、播、種、養

士制百姓于刑之中，以教祗德。

命皇陶為士制百姓于刑辟之中所以檢其心而教以祇德也○吳氏曰皇陶不與音預下同三后之列遂使後世以刑官為輕後漢楊賜拜廷尉自以代非法家言曰三后成功惟殷于民皇陶不與蓋吝之也是後世非獨人臣以刑官為輕人君亦以為輕矣觀舜之稱皇陶曰刑期于無刑民協于中時乃功又曰俾予從欲以治四方風動惟乃之休其所繫乃如此是可輕哉呂氏曰呂刑一篇以刑為主故歷叙本末而歸之於皇陶之刑勢不得與伯夷禹稷雜稱言固有賓主也

穆穆在上明明在下灼于四方罔不惟德

之勤故乃明于刑之中率又于民悲憂

穆穆者和敬之容也明明者精白之容也灼于四方者穆穆明明輝光發越而四達也君臣之德昭明如是故民皆觀感動盪為善而不能自已也如是而猶有未化者故士師明于刑之中使無過不及之差率又于民輔其常性所謂刑罰之精華也呂氏曰苗既過絕而猶有辭于苗蓋苗在舜世叛服不常元惡過絕餘孽猶存或竄或分北或徂征考之書可見當時承室之變妖誕怪神深溺人心重黎絕地天通固區別其大分矣然蠱惑之久未易遷勝伯夷復降天地區別之祀典使知天地之性鬼神之德森然各有明法向之蠱惑消蕩不留所謂折民于刑也自不知本者現之平水播教若所急而降典可緩抑不知人心不正胥為禽夷雖有土安得而居有粟安得而食伯夷降典先其本

爾何監非時伯夷播刑之迪其今爾何懲
惟時苗民匪察于獄之麗罔擇吉人觀于
五刑之中惟時庶威奪貨斷制五刑以亂
無辜上帝不蠲降咎于苗苗民無辭于罰
乃絕厥世

司政典獄漢孔氏曰諸侯也為諸侯主刑獄而言
非爾諸侯為天牧養斯民乎為天牧民則今爾何
所監懲所當監者非伯夷乎所當懲者非有苗乎

伯夷布刑以啓迪斯民捨臯陶而言伯夷者探本
之論也麗附也苗生不察於獄辭之所麗又不擇
吉人俾于五刑之中惟是貴者以威亂政富者以
貨奪法斷制五刑亂虐無罪上帝不蠲貨音洵而
降罰于苗苗民無所辭其罰而遂殄滅之也陳氏
曰惟吉人能慈祥哀矜察刑之中理而不紊用察
獄既不得其情任獄又不得其人是以人與法俱弊
也○新安陳氏曰此因上章言苗民及虞廷之刑
而欲與難通者有所謂降監懲也伯夷典禮而言播刑之
迪實難通或謂降監懲也伯夷典禮而言播刑之
訖威訖富相照應優於諸家不蠲不蠲分說與上文
也○陳氏大猷曰自古酷吏如郵都審誠嚴延年
王温舒周興來後臣之流未有不反中其身及其
子孫者上帝不蠲而
絕厥世古今一律也

王曰嗚呼念之哉伯父伯兄仲叔季弟幼
子童孫皆聽朕言庶有格命今爾罔不由
慰日勤爾罔或戒不勤天齊于民俾我一
日非終惟終在人爾尚敬逆天命以奉我
一人雖畏勿畏雖休勿休惟敬五刑以成
三德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其寧惟求

此告同姓諸侯也格至也參錯訊鞠極天下之勞者莫若獄苟有毫髮怠心則民有不得其死者矣

罔不由慰日勤者爾所用以自慰者無不以日勤
故職舉而刑當去聲也爾罔或戒不勤者刑罰之用
一成而不可變者也苟頃刻之不勤則刑罰失中
雖深戒之而已施者亦無及矣戒固善心也而用
刑豈可以或戒也哉且刑獄非所恃以為治也天
以是整齊亂民使我為一日之用而已非終即康
誥大罪非終之謂言過之當宥者惟終即康誥小
罪惟終之謂言故之當辟者非終惟終皆非我得
輕重惟在夫人所犯耳爾當敬逆天命以承我一
人畏威古通用威辟之也休宥之也我雖以為辟
爾惟勿辟我雖以之為宥爾惟勿宥惟敬乎五刑

兩造具備師聽五辭五辭簡孚正于五刑

不可不盡心也張氏曰此并同姓異姓諸侯而戒
 曰及秦漢間謂之速獄吏以株連支黨為忠以多
 長短咸寄於此○新安陳氏曰刑而曰祥安矣民安則
 刑之德寓焉擇人敬刑而謹所及則民安矣民安則
 測可詳審矣○臨川吳氏曰不忍行刑而以祥刑蓋慈良
 謂之祥也當敬非刑乎何者欲安百姓以不得已擇非
 人乎何者當敬非刑乎何者欲安百姓以不得已擇非
 用刑之人及謂刑之祥加猶罰及爾身之及乎○陳
 氏雅言曰刑而謂刑之祥加猶罰及爾身之及乎○陳
 以安民謂之刑而謂刑之祥加猶罰及爾身之及乎○陳
 言人不可謂之刑而謂刑之祥加猶罰及爾身之及乎○陳
 敬何所度而非及言所敬而不可以非刑言刑不可
 能敬刑能敬刑而非及言所敬而不可以非刑言刑不可
 以致其疑三言非者設為答辭以三其決當問辭
 邦之諸侯有土之者大夫果能於此三者而致其
 擇致其敬致其度則民無不安而刑斯為祥矣

五刑不簡正于五罰五罰不服正于五過

兩造者兩爭者皆至也周官以兩造聽民訟具備
 者詞證皆在也師衆也五辭麗於五刑之辭也簡
 核其實也孚無可疑也正質也五辭簡核而可信
 乃質于五刑也不簡者辭與刑參差不應刑之疑
 者也罰贖也疑於刑則質于罰也不服者辭與罰
 又不應也罰之疑者也過誤也疑於罰則質于過
 而宥免之也獨氏曰兩造非偏辭師聽非偏見一
 必眾聽之也○呂氏曰獄辭所不及固欲審度而兩
 者謂證復欲其備蓋不當逮者不可擾一審度而兩
 者不可缺一移情而合古者因情而來法故有不可
 入之刑後世移情而合古者因情而來法故有不可
 法故無不可加之罪

造詞 具

五過之疵惟官惟反惟內惟僇惟來其罪
惟均其審克之

疵病也官威勢也反報德怨也內女謁也貨賄賂也來于請也惟此五者之病以出入人罪則以人之所犯坐之也審克者察之詳而盡其能也下文屢言以見其丁寧忠厚之至疵於刑罰亦然但言於五過者舉輕以見重也死氏曰五過之病出入法者同○呂氏曰刑降而為罰罰降而為過然以私而故縱則又非天討也故縱之疵病有此五者又曰審者察之盡其心克者治之盡其力

五刑之疑有赦五罰之疑有赦其審克之

簡字有衆惟貌有稽無簡不聽且嚴天威

刑疑有赦正于五罰也罰疑有赦正于五過也簡核情實可信者衆亦惟考察其容貌周禮所謂色聽是也然聽獄以簡核為本苟無情實在所不聽上帝臨汝不敢有毫髮之不盡也夏氏曰簡字有衆即前所聽五

辭五辭簡字之意而此簡字之法又當惟貌有稽或可偽而貌不可掩不正則既有愧則於此稽之不得遁矣苟無可簡核則疑獄明矣此在所不必聽竟捨之可也○張氏曰具俱也謂上所皆敬天威也○臨川吳氏曰有疑而當赦者所且審克之推究得實者罪之當刑者也惟當更於容貌有所考察慎之至也無可推究者疑不當赦者也疑獄難明不復再聽蓋過於尋末或至誤入必受天譴天威俱所當畏故疑者不問而赦之也

墨辟疑赦其罰百錢閱實其罪劓辟疑赦

其罰惟倍。閱實其罪，刑辟疑赦，其罰倍差。
閱實其罪，宮辟疑赦，其罰六百鍰。閱實其
罪，大辟疑赦，其罰千鍰。閱實其罪，墨罰之
屬，千劓。罰之屬，千剕。罰之屬，五百宮。罰之
屬，三百大辟之罰，其屬二百五。刑之屬，三
千。上下比罪，無僭亂辭，勿用不行。惟察惟
法，其審克之。

五
輕

墨刻額而涅之也。劓割鼻也。剕刑足也。宮濫刑也。
男子割勢，婦人幽閉，大辟死刑也。六兩曰鍰。音閱
視也。倍二百鍰也。倍差倍而又差五百鍰也。屬類
也。三千總計之也。周禮司刑所掌五刑之屬二千
五百刑，雖增舊然較罪比舊為多，而重罪比舊為
減也。比附也。罪無正律則以上下刑而比附其罪
也。無僭亂辭，勿用不行。未詳或曰：亂辭，辭之不可
聽者。不行舊有是法而今不行者，戒其無差誤於
僭亂之辭，勿用。今所不行之法，惟詳明法意而審
克之也。○今按臯陶所謂罪疑惟輕者，降一等而
罪之耳。今五刑疑赦而直罰之以金，是大辟宮剕

剝墨皆不復降等用矣蘇氏謂五刑疑各入罰不
 降當因古制非也舜之贖刑官府學校鞭扑之刑
 耳夫刑莫輕於鞭扑入於鞭扑之刑而又情法猶
 有可議者則是無法以治之故使之贖特不欲遽
 釋之也而穆王之所謂贖雖大辟亦贖也舜豈有
 是制哉詳見篇題陳氏曰此下言贖法載於法謂
 刑加於人謂之辟犯墨辟而
 情罪之可疑者則赦之使贖其罰則罰之納贖也
 然必檢閱核實其罪使與罰相當不可苟也下獄
 此○夏氏曰每條必言閱實其罪恐聽者或不詳
 其意止閱實其一而忽其他故不嫌其費辭也○
 孔氏曰序五刑先輕轉至重者事之宜五刑疑各
 入罰不降相因占之制也別言罰屬合言刑屬明
 刑罰同屬互見其義○官氏曰墨劓所增皆輕刑
 官所損二百大辟所損三百皆重刑也刑無增損
 居輕重之間者也輕罪則多於前重罪則損於舊
 規其日則衰矜之意同可見觀其凡則文勝俗弊

亦可推矣○夏氏曰上言罰下言刑者罪實而
 以法謂之刑罪疑而贖以金謂之罰互見其義以
 明刑罰之條其數一而贖也上下相此罪謂於法無此
 條則上比重罪下比輕罪上上下下相此罪謂於法無此
 與誰同然後定其輕重之法如律無明文則許
 用亂實也然當上下比罪之時吏多因緣為姦差錯
 妄亂其辭謂辭在比乃戒以不可用私意而僭差妄
 亂而為曲也惟內察以心○陳氏曰法內外兩盡情
 法相推惟詳審者能之○心外合以法內外兩盡情
 載之刑書者也天下無窮之情無窮刑書所載有限
 可以之有限者任人而不盡無窮之情無窮刑書所載有限
 損益以古者任人而不盡無窮之情無窮刑書所載有限
 者參以人上下比罪是也法以罪載者任法者對酌
 則見其重以罪比罪是也法以罪載者任法者對酌
 輕重之間裁酌之然必以辭為主辭若其輕故於
 罪不相合是裁酌之不可行也當勿用其不可行
 惟當察其情求之在法二者合而後允當乎人情法
 意是乃可行者也法在審克之而已○陳氏曰大敵曰
 三千者乃可行者也法在審克之而已○陳氏曰大敵曰
 法有限情無窮三千條載之屬衆矣猶不能盡天下之
 情罪以此知人情無窮而法不可獨任也既無正

律復僭亂而无定辭將安所據依乎且又有此例昔嘗有之而今不可行法而強比附如漢長安賈人與渾邪王市者罪當死凡五百餘人沒黠曰愚民安所知市賈長安中而文吏比附也○蘇氏曰察邊關乎此類乃以不可行者比附也○蘇氏曰察我心也法國法也內合我心外合國法乃為得之○唐孔氏曰古者金銀銅鐵總號為金孔氏以為黃鐵辨典金作贖刑者則以為黃金蓋古人贖罪悉皆用銅或稱黃金或稱黃鐵

上刑適輕下服下刑適重上服輕重諸罰

有權刑罰世輕世重惟齊非齊有倫有要

事在上刑而情適輕則服下刑舜之宥過無大康誥所謂大罪非終者是也事在下刑而情適重則服上刑舜之刑故無小康誥所謂小罪非青者是

也若諸罰之輕重亦皆有權焉權者進退推移以求其輕重之宜也刑罰世輕世重者周官刑新國用輕典刑亂國用重典刑平國用中典隨世而為輕重者也輕重諸罰有權者權一人之輕重也刑罰世輕世重者權一世之輕重也惟齊非齊者法之權也有倫有要者法之經也言刑罰雖惟權變是適而齊之以不齊焉至其倫要所在蓋有截然而不可紊音者矣此兩句總結上意○張氏曰殺人也然有誤殺者此適輕也則服下刑矣○殺此上刑也然有謀殺而適不死者此適重也則服上刑矣用刑豈可不問情之輕重哉至於用罰亦當權其輕重情輕則罰亦輕情重則罰亦重以情為權而論疑罪之輕重則罰亦當矣○陳氏曰罪重莫如為上下罰權輕重以為多少○

殺人然所殺如婢也非適輕乎罪輕莫如誥罵然
 刑所為重耳也○陳氏大敵曰刑罰有權權上刑比之
 輕重也○世輕世重權世變而刑罰之輕重也○王
 情之一法以齊世之治亂不齊也則刑罰之輕重也
 為一惟齊法以齊世之治亂不齊也則刑罰之輕重也
 倫衆體非齊以不齊齊之也○陳氏雅言曰法緣人
 變而亦當各異此理而情有故誤世有變亂刑罰之
 刑下罪而使之重此服下刑前也若上罪而使之服
 刑重吾亦從重此惟齊也乃所以為不齊故必以
 不齊齊之倫則秩乎其然而雖齊之所以為不齊故
 截乎其不可易蓋法之或輕或重則原於人情世
 變而為之不同而已其所以或輕或重則原於人情
 之當然而非以已之私意為之也蓋自經權之異
 者觀之變法以來當於人情世變者權也自經權之
 之同者觀之法雖變而能當於人情世變者是即經
 通則人之情世變無不通人之情世變無不通則法
 不通矣穆王訓刑雖在老荒之年而拳拳及此猶
 有唐虞忠厚剛愎之意此夫子所以循有取於是

書也

罰懲非死人極于病非佞折獄惟良折獄
 罔非在中察辭于差非從惟從哀敬折獄
 明啓刑書齊占咸庶中正其刑其罰其審
 克之獄成而孚輸而孚其刑上備有并兩
 刑

罰以懲過雖非致人於死然民重出贖亦甚病矣
 佞口才也非口才辨給之人可以折獄惟溫良長
 上聲者視民如傷者能折獄而無不在中也此言聽

獄者當擇其人也。察辭于差者，辭非情實，終必有差。聽獄之要，必於其差而察之。非從惟從者，察辭不可偏主。猶曰：不然而然，所以審輕重而取中也。哀敬折獄者，惻怛敬畏以求其情也。明啓刑書，胥占者言詳明法律而與衆占度也。咸庶中正者，皆庶幾其無過忒也。於是刑之罰之，又當審克之也。此言聽獄者當盡其心也。若是則獄成於下而民信之。獄輸於上而君信之。其刑上備有并兩刑者，言上其斷獄之書當備情節一人而犯兩事。罪雖從重亦并兩刑而上之也。此言讞聲上獄者當備其辭也。蘇氏曰：佞口給也。口辨者服其口不當備其辭也。服其心也。從其差者察之多得其情。

○林氏曰：佞人禦人以口給，如周亞夫詰廷尉責問曰：君侯欲反，何也？答曰：臣所買器乃葬器也。何謂反乎？吏曰：君縱不反，地上即反地，地下矣。所謂佞拆微也。○張氏曰：惟良所以能折微以下矣。所謂佞中也。○林氏曰：哀於勿喜，即此哀敬也。哀則不忍，敬則不忽。○陳氏曰：庶者見中正之為難，典獄者不當自足以為己得中正也。輸之於上，備載罪法之輕重，事情之本末，不可缺畧。兩刑謂一人有兩罪，一罪有二法，并具上之，以听命於上，不敢專也。○陳氏曰：大猷曰：此章首云告爾祥刑，至安百姓，言制刑之本意也。何擇至非及言用刑之綱領也。自臚法及刑書之定目也。自上刑至有要言用刑之備及也。自罰懲至克之，言折獄而用法也。自獄成至兩刑言結微而奏案也。反覆丁寧備矣。

王曰：嗚呼！敬之哉！官伯族姓，朕言多懼。朕敬于刑，有德惟刑。今天相民作配，在下明。

清于單辭民之亂罔不中聽獄之兩辭無
或私家于獄之兩辭獄貨非寶惟府辜功
報以庶尤求畏惟罰非天不中惟人在命
天罰不極庶民罔有令政在于天下

此總告之也官典獄之官也伯諸侯也族同族姓
異姓也朕之於刑言且多懼况用之乎朕敬于刑
者畏之至也有德惟刑厚之至也今天以刑相治
斯民汝實任責你配在下可也明清以下敬刑之
事也獄辭有單有兩單辭者無證之辭也聽之爲

尤難明者無一毫之蔽清者無一點之污曰明日
清誠敬篤至表裏洞徹無少私曲然後能察其情
也亂治也獄貨鬻音育獄而得貨也府聚也辜功猶
云罪狀也報以庶尤者降之百殃也非天不中惟
人在命者非天不以中道待人惟人自取其殃禍
之命爾此章文有未詳者姑缺之張氏曰官伯官

元命配享在下今日曰今天相民作配在下則獄官
乃配天者也○唐孔氏曰天相民十二年左傳云異姓
臨於外同族於禘廟故族爲同族姓爲異姓○獄官
致富成私家故欲無成私家爲獄之兩辭○呂氏
曰不可用私意而家于獄之兩辭家云者出沒變化
於兩辭之中以爲囊橐窟穴者陳氏大獄曰明清以
乃所以聚汝辜罪之功狀○陳氏大獄曰明清以
聽單辭以中而聽兩辭鬻獄而降罰非天道不中
以獄乃人命生死之所懲戒自此庶民無復蒙善
罰不極至則典獄無所懲戒自此庶民無復蒙善

王曰嗚呼嗣孫今往何監非德乎民之中
 尚明聽之哉哲人惟刑無疆之辭屬于五
 極咸中有慶受王嘉師監于茲祥刑

政而在於天下矣任刑之大本在敬與中用心以
 敬為主用法以中為主前已論之此復提敬與中
 謂有德於民者惟此刑耳兩安陳氏曰有德惟刑
 謂有德如君子不家於喪之家無罪受貨而富若
 家于微如兩碎天報之無罪受貨而富若可喜
 計貨為罪未可畏也惟人在命大槩謂獄之於人
 乃性命之所關繫匪輕也○臨川吳氏曰非天
 不中而徧罰之蓋以人之為人在於有生之命
 人命以至於死天豈容之哉若天之於有生之命
 極則獄吏將無所畏怒為深刻而施之庶民者皆
 酷虐之救無復有令善之政在於天下矣

此詔來世也嗣孫嗣世子孫也言今往何所監視
 非用刑成德而能全民所受之中者乎下文哲人
 即所當監者五極五刑也明哲之人用刑而有無
 窮之譽蓋由五刑咸得其中所以有慶也嘉善師
 衆也諸侯受天子良民善衆當監視于此詳刑申
 言以結之也孔氏曰智人用刑有無窮之善名○
是中也者也韋陶明是中者也穆王之綱領也苗民罔
勉是中也者也未章訓迪自中之外亦無他說焉今
爾何所當監豈非德於民之中乎用刑者有意于
譽欲以德名而不足以為德所以為德者必於民
之中而後可也○或曰非有德于民所受之中乎
民失其受中之性我以德尊之使復其性是我有
德于民所受之中也○夏氏曰民受天地之中以
生未嘗不善其陷於罪惡非其本然也故民曰嘉
師刑雖主於刑人然刑曰祥刑所以扶善良雖曰不
祥乃所以為祥也故刑曰祥刑所以扶善良雖曰不

謂之刑無非惡也而謂之嘉師刑本不祥之器也而
謂之道矣○新安陳氏曰折獄能繫屬于五刑之準
則所以皆合乎中理而有福慶也師曰嘉師良民
也刑曰祥刑良法也此申明前告爾祥刑之意而
欲其監觀于所告之祥刑也○毅齋沈氏曰嘗讀
罔命蓋穆王一人之身而感於人心之無常操存之
易也蓋穆王一人之身而感於人心之無常操存之
罔也蓋穆王一人之身而感於人心之無常操存之
有欽之訓嗚呼欽哉自敬復以格其非且長矣此
心不繼血氣方盛八駿而畧四方幾至亡國前
際度作刑以訓四方而敬自蹈之逮其期願篤老之
雖刑道自成三德與夫嗚呼敬哉之書專主乎欽
書專主乎敬心法之傳○董氏曰周書未有人心操
捨存亡之變抑可畏哉○董氏曰周書未有人心操
文武成康而不言者穆王之命君牙伯冏既然矣獨
於訓刑之作無一語及其家法所遺遠取其祖歟
竊意其重於贖刑則非其家法所遺遠取其祖歟
贖刑以爲贖刑蓋本諸此則知書序決非孔子作
者謂訓夏贖刑蓋本諸此則知書序決非孔子作

贖刑亦非禹刑明矣且舜既以五刑而宥五刑矣
鞭扑之輕者乃許以金贖所以養其愧耻之心而
開以自新之路曰青災肆赦則直赦之而已穆王
乃以刑爲致罪以罰爲贖金既謂五刑之疑有赦
而刑曰其罰若于緩則雖在疑赦皆不免於贖
五刑盡贖非鬻獄乎自是而有金者雖殺人可
死而刑者相半於道必皆無金者也中正安在哉
然不見斥於孔子則猶拳拳於哀矜畏懼
雖越先王之良法而美意尚有歟

文侯之命

幽王爲大戎所殺晉文侯與鄭武公迎太子

宜臼立之是爲平王遷以文侯爲方伯賜以秬

鬯音楊弓矢作策書命之史錄爲篇今文古文

皆有呂氏曰此篇作於東遷之初可以上可

下爲春秋爲戰國乃世道消長升降之交會

也使平王能復文武成康之遺澤則可以繼

二帝三王之盛，天下無復有春秋戰國矣。性平主止於苟，且因循自然，降為列國。夫子編此書於二帝三王之後者，深惜平主不能推文武之餘澤，而流為春秋戰國也。法語舊典，尚有一二未泯，而陵遲頹墮之意已見於辭。命間學者當審察而明辨也。○夏氏曰：古人謂書自此篇以下，無復王者之誥命，然此乃平王初年書錫命文侯，猶有天子之權，苟能自是振刷，周道亦未至盡墜。奈何至曾隱公而在位，且五十年，竟以不振，故孔子託始隱公而春秋作焉。書終文侯之命，孔子猶有望於平王春秋始於隱公，孔子蓋絕望於平王也。○新安陳氏曰：此書畧無立志全不以綱常離耻為務，其戒許成申之師歸惠公仲子之賜，雖於詩與春秋而見其兆已於不能善始之書先見矣。鴟王之禍始於雙褒，而不能招之緇索，繼於逐宜，白而父子之綱淪成於招申侯大戎叛我，而君臣之綱掃地。平王親罹其禍，俱襲其失，夏氏謂春秋始於隱公，夫子始絕望於平王，吾謂書終於文侯之命，夫子蓋已不滿於平王云。

王君曰：父義和丕顯，文武克慎，明德昭升，于上敷聞在下。惟時上帝集厥命于文王，亦惟先正克左右，昭事厥辟，越小大謀猷，罔不率從。肆先祖懷在位。

同姓故稱父，文侯名仇，義和其字，不名者尊之也。丕顯者言其德之所成，克謹者言其德之所修，昭升敷聞言其德之所至也。文武之德如此，故上帝集厥命於文王，亦惟爾祖父能左右昭事其君於小大謀猷，無敢背違。故先王得安在位。張氏曰：天

數

嗚呼閔予小子嗣造天不愆殄資澤于下
民侵戎我國家純即我御事罔或者壽俊
在厥服予則罔克曰惟祖惟父其伊恤朕
躬嗚呼有績予一人求綏在位

歡而自痛傷也閔憐也嗣造天不愆者嗣位之初

伯父叔父今曰父親之甚平王將言已無者高
俊之助故先言先王得先正之助也○臨川吳氏
曰文王之德昭明而上升于天廣布而下聞於民
惟以是武之故天集其命於文王之身周家之命集
於文王定於武王故集命則以文王之言明德則兼
文武言先正文武之臣也則於左右昭事其君及
小大謀猷先正文武之臣也則於左右昭事其君及
下諸君為平王之祖者得以此貽後故文武而

為天所大譴父死國敗也殄絕純大也絕其資用
惠澤於下民本既先撥故戎狄侵陵為我國家之
害甚大今我御事之臣無有老成俊傑在厥官者
而我小子又材劣無能其何以濟難又言諸侯在
我祖父之列者其誰能恤我乎又歎息言有能致
功予一人則可求安厥位矣蓋慈國之無人無有
如上文先正之昭事而先王得安在位也

于下民如所謂喪亂資曾莫惠我師蓋推本禍
亂所由邦本既先撥也百圍之木膏掖內涸然後
風得而拔之未有斯民資澤未殄而戎狄能乘之
者也無競維人周室所以不競又以無人之故下
民之殄資澤既為致亂之本厥服之無者俊又之
拯亂之助平王之失大抵求於人者重而自任者
輕徒延頸企踵以望諸侯之助而不思反身以自
強烈昭小國之君耳慨然有復讐之志而士爭趨

詩經卷之六

四

之平王豈可以罔或者壽俊在厥服而但已哉○
張氏曰求緩在位對上文先祖懷在位而言平王
惟自幸永安其位卑卑以位為樂奄然無氣如此
其無有為之志可見矣哀哉

父義和汝克昭乃顯祖汝肇刑文武用會

音早

紹乃辟追孝于前文人汝多循扞我于艱

若汝予嘉

顯祖文人皆謂唐叔即上文先正昭事厥辟者也
後罔或者壽俊在厥服則刑文武之道絕矣今刑
文武自文侯始故曰肇刑文武會者合之而使不
離紹者繼之而使不絕前文人猶云前寧人汝多

所修完扞衛我于艱難若汝之功我所嘉美也
曰戰功曰多○薛氏曰刑與詩言儀刑文王同

來去声

王曰父義和其歸視爾師寧爾邦用賚爾

音友音同

秬鬯一卣彤弓一彤矢百盧弓一盧矢百

馬四匹父往哉柔遠能邇惠康小民無荒

寧簡恤爾都用成爾顯德

師衆也黑黍曰秬釀以鬯草卣中尊也諸侯受錫
命當告其始祖故賜鬯也彤赤盧黑也諸侯有大

功賜弓矢然後得專征伐馬供武用四匹曰乘去聲
侯伯之賜無常以功大小為度也簡者簡閱其士
恤者惠恤其民都者國之都鄙也○蘇氏曰予讀
文侯篇知東周之不復扶義反興也宗周傾覆禍敗
極矣平王宜若衛文公越句音踐然今其書乃旋
旋焉與平康之世無異春秋傳去聲曰厲王之禍諸
侯釋位以間去聲王政宣王有志而後効官讀文侯
之命知平王之無志也愚按史記幽王娶於申而
生太子宜臼後幽王嬖褒姒廢申后去太子申侯
怒與繒西夷大戎攻王而殺之諸侯即申侯而立
故太子宜臼是為平王平王以申侯立已為有德

而忘其弑父為當誅方將以復讎討賊之衆而為
戍申戍許之舉其忘親背音背義得罪於天已甚矣
何恠其委靡頽墮而不自振也哉然則是命也孔
子以其猶能言文武之舊而存之歟抑亦以示戒
於天下後世而存之歟張氏曰文侯平王腹心之
而侯其子如伯禽與之圖復國讐可知也乃使之歸
或曰平王資文侯以桓邑得非用成王寧周公故
事歟至襄王賜晉文公弓矢傳曰平禮也則又援
此為故事矣○呂氏曰周終於東周蓋於此書見
之東遷之初大讐未報王畧未復正君臣則新嘗
足曰歸視也奔亡之餘僅得苟安乃釋然處自以為
一曰形弓一形矢百盧弓一盧矢百馬四匹功已
報矣曰往哉柔遠能還惠康少民無荒寧告以平
世之政軍旅不復講矣曰簡恤爾都勉以本邦之
治王室無復事矣嗚呼周其終於東乎○林氏曰

書於呂刑之下有文侯之命費誓秦誓三篇竊意
周太史所藏典謨訓誥誓命之文總至呂刑而止
自時厥後歷幽厲之亂簡編不接其間如宣王中
興會諸侯復境土任賢使能南征北伐錫命韓侯
申伯用張仲山南其時大誥命多矣乃無一篇
見於書意宣王之書必失亡於東遷之亂孔子既
取周太史所藏斷自堯典至於呂刑而於列國復
得命誓三篇遂取而附益於其後按左傳鄭子產
曰鄭書有之曰安定國家必大馬先大學舉楚書
曰楚國無以爲寶惟善以爲寶是知春秋之命於
國皆有書夫子周流適觀而於晉得文侯之命於
曾得費誓於秦得秦誓故以附於帝王書之未歟
○案初王氏曰孔子西見趙簡子及河而反又西
行不到秦則文侯之命與秦誓未必於晉而於趙
之也不知林說何據○董氏曰此篇書體與微
子之命蔡仲之命同其事則彼爲封建此爲錫賚
耳平王幽王子宣王孫宣王承厲王之後修車馬
備器械復會諸侯於東都而周室爲之中興出王
繼之荒淫失道爲大戎所殺平王苟能赫然發憤
率天下諸侯以報不共戴天之讐則諸侯必有能
敵王所愾而中興之功烈可以增光於乃祖矣不
知務此東遷于洛惟晉馬依自幸於苟偷而不復

念及君父自安於卑陋而不思興復王室此所以
其自黍離列爲國風而春秋始於平王則以王政
自是不綱矣文侯非有方叔召虎之功乎王所以
深嘉之者不過曰汝多修扞我于艱耳不知昭顯
祖刑文武而紹乃辟者果若先正之克左昭事
厥辟否乎方當戡亂之際而使正之歸方當圖治
時而遺之往資以租也錫以弓馬果何謂哉拳拳
於爾爾師爾邦爾都而置我君我父我家於不問
是爾爾師爾邦爾都而置我君我父我家於不問
錫命諸侯文武之遺而未特乎王自不振耳

費誓

費音地名淮夷徐戎並起爲寇魯侯征之於

費誓衆故以費誓名篇今文古文皆有○臣

氏曰伯禽撫封於魯夷戎妄意其未更事且

乘其新造之隙而伯禽應之者其整暇有序

先治戎備次之以除道路又次之以嚴部伍
又次之以立期會先後之序皆不可紊又按
費誓秦誓皆侯國之事而繫於帝王書末者

猶詩之錄商頌魯頌也朱子曰費誓秦誓亦

處○孔氏曰費魯東郊地名伯禽為方伯監

七百諸侯帥之以征諸侯之事而連帝王

孔子書序以曾為世法故錄以備王事猶詩錄

自誓之頌○唐孔氏曰伯禽於成王即政元

商始就封於魯禮諸侯不得專征伐惟州牧

於當州之內有不順者得專征之記明堂位

云封周公於曲阜地方七百里孔意以周之

大國不過百里云七百里者監七百里之諸

侯耳下云魯人三郊三遂指言魯人明於時

軍內更有諸侯之人也○蘇氏曰費在東海

郡後為季氏邑國外十里為郊費非魯東郊

當時治兵於費也○張氏沂曰逸書成王政

之序言成王東伐淮夷唐孔引費誓序言王

伐淮夷魯伐徐戎然則魯侯乃佐王征討也
○蔡氏元度曰曾侯蓋承王命率諸侯以征
徐戎故曰我惟征徐戎征者上代也言征
非承王命故取○張氏震曰是書詳於自
而畧於治人有志於征守而無志於戰王者
之兵也故孔子取之○呂氏曰徐戎淮夷世
為周患武王崩三監及淮夷叛載於大誥命
召公平淮夷載於江漢徐方緝騷載於常武
自或王至宣王每有叛亂朝廷為之搖動非
小寇也禹之家學見於其誓周公之家學見
於費誓落之嗣位驟當有邑之變伯禽就封
驟當徐夷之變觀其誓師曲拊織悉若老於
行陣者是以知禹司空公之家學蓋本未具舉
而無所遺也

公曰嗟人無譁聽命徂茲淮夷徐戎並興

漢孔氏曰徐戎淮夷並起寇魯伯禽為方伯帥諸
侯之師以征歎而救之使無喧譁欲其靜聽誓命

蘇氏曰淮夷叛已久矣及伯禽就國又脅徐戎並起故曰徂茲淮夷徐戎並興徂茲者猶曰往者云

連條反

舉天反

善敷乃甲冑敵乃干無敢不弔備乃弓矢
鍛乃戈矛礪乃鋒刃無敢不善

穀縫完也縫完其甲冑勿使斷毀敵節氏云猶繫

也王肅云敵楯堅尹當有紛繫持之弔精至也鍛

淬取內反謂燒而礪磨也甲冑所以衛身弓矢戈

矛所以克敵先自衛而後攻人亦其序也善簡汝

甲鎧冑兜鍪施汝楯紛○唐孔氏曰世本云少東子持作甲兜鍪鎧首鎧也經典皆言甲冑秦世以來始有鎧兜鍪之文古作甲用皮秦漢以來用鐵鎧



今惟淫舍牯牛馬杜乃獲斂乃弔無敢傷
牯牯之傷汝則有常刑

牯音谷獲音化斂乃結反弔音淨

釐二字皆從金蓋用鐵為之釐云斂謂穿微之謂甲繩有斷絕當使斂理穿治之楯紛如綴而小繫紛於楯以為飾備訓具每弓百矢弓十矢千使其數備足毛傳云五十矢為束或臨戰用五十矢為束凡金為兵器皆須鍛礪有刃之兵非獨戈矛其文互相通

淫大也牯開牧也獲機檻也斂塞入也師既出牛

馬所舍之開牧大布於野當室塞其獲弔一或不

謹而傷開牧之牛馬則有常刑此令軍在所之居

民也舉此例之凡川梁數音澤險阻屏翳音丙有

害於師屯者皆在矣此除道路之事言孔氏曰既

遂以特為牛馬之名。禮其氏掌為奔獲。獲以捕虎。豹穿地為深坑。又設柵其上。防其躍而出也。奔以捕小獸。穿地為深坑。入必不能出。其上不設柵也。奔以穿地為名。獲亦設於奔中。但奔不設柵為異耳。杜欽皆開塞之羨。○張氏曰。牛馬為車戰及負載之用。

馬牛其風臣妾逋逃勿敢越逐祇復之我

商賚汝乃越逐不復汝則有常刑無敢寇

攘踰垣墻竊馬牛誘臣妾汝則有常刑

役人賤者男曰臣女曰妾馬牛風逸臣妾逋亡不得越軍壘而逐之失主雖不得逐而人得風馬牛逃臣妾者又當敬還之我商度多寡以賞汝如或

越逐而失伍不復而攘取皆有常刑有故竊奪踰

垣墻竊人牛馬誘人臣妾者亦有常刑此嚴部伍

之事唐孔氏曰左傳風馬牛不相及賈逵云風放也牝牡相誘謂之風○蘇氏曰軍亂生於動故軍以各居其所不動為法○呂氏曰自古喪師每因剽掠失部伍為敵所乘本部不敢離局他部不敢匿姦姦何潰亂之憂

甲戌我惟征徐我峙乃糗糧無敢不逮汝

則有大刑魯人三郊三遂峙乃楨榦甲戌

我惟築無敢不供汝則有無餘刑非殺魯

音耻

云九五

初初文音初六交

人三郊二遂時乃芻茭無敢不多汝則有

大刑

甲戌用兵之期也時儲備也糗糧食也不逮若今
之乏軍與淮夷徐戎並起今所攻獨徐戎者蓋量
敵之堅瑕緩急而攻之也國外曰郊郊外曰遂天
子六軍則六鄉六遂大國三軍故魯三郊二遂也
楨榦板築之木題曰楨牆端之木也旁曰榦牆兩
邊障土者也以是日征是日築者彼方禦我之攻
勢不得擾我之築也無餘刑非穀者刑之非一但
不至于殺爾芻茭供軍牛馬之期會芻糧

為急故皆服大刑楨榦芻茭獨言魯人者地近而

致便也夏氏曰不言淮夷蓋前已言之

一鄉為一軍天子六軍出自五百人為一鄉則諸侯大國三

如外此云三郊也諸侯之制亦當鄉在郊內遂在

所謂三軍之證然若指魯之三軍故說者多引以遂

則可謂之三郊也蓋夷戎為寇東郊正受敵處故使

此郊之民專意於攻守而調發諸時則使西南北

三郊之民蓋取給於不受敵時之地也無餘刑刑

把曰常刑刑有定名者也大刑死時糗糧也無餘刑刑

蓋伯禽為侯伯監七百里內諸侯率以同征糧食

遠國所自賫持蓋統告諸侯在會之也芻茭所以供牛馬
若國史所書而孔子存之於帝王之後者以周禮
此在國也雖一時禦敵未足以盡其心則他可知矣即
之大事在祀與戎於此而盡其心則他可知矣即

此一事而本末先後輕重緩急井然有條規模整暇曾侯其賢矣哉

秦誓

左傳杞子自鄭使告于秦曰鄭人使我掌其北門之管若潛師以來國可得也穆公訪諸蹇叔蹇叔曰不可公辭焉使孟明西乞白乙伐鄭晉襄公帥師敗秦師于殽囚其三帥穆公悔過誓告群臣史錄為篇今文古文皆有

過而不改

復有彭衙濟河之師初亦徒悔耳徒悔不改穆公所以僅為穆公也夫子於書取其一念之悔而於春秋責其遂非之失一寬一嚴意各有主○陳氏質曰夫子存二誓於魯以著伯禽之是於秦以著穆公之非伯禽之時其征徐戎奉王命以討亂華大義也襲相之役無王檀兵雖敗而自悔其心終在於報怨夫子於書以秦誓終以見周室之不復振也夏書終於胤征商書終於西伯戡黎而周書終於秦誓其旨一也○新安陳氏曰此篇了初喪師慙悔之辭未幾再用三用孟明與晉連兵易世不止殊與誓中悔過初意相反安在過也

公曰嗟我士聽無譁予誓呈曰汝群言之首

首之為言第一義也將舉古人之言故先發此

古人有言曰民訖自若臬多盤責人斯無

難惟受責俾如流是惟艱哉

訖盡盤安也凡人盡自若是多安於徇已其責人無難惟受責於人俾如流水畧無扞格是惟難哉穆公悔前日安於自徇而不聽蹇叔之言深有味乎古人之語故舉為誓言之首也
朱子曰民訖自是設人情多要安逸之意

我心之憂日月逾邁若弗之來

已然之過不可追未遷之善猶可及憂歲月之逝若無復有來日也
履氏曰若弗云來憂改過之無日也如日月逝矣歲不我與

惟古之謀人則曰未就予已惟今之謀人

姑將以為親雖則云然尚猷詢茲黃髮則

罔所愆

忌疾姑且也古之謀人老成之士也今之謀人新進之士也非不知其為老成以其不就已而忌疾之非不知其新進姑樂其順便而親信之前日之過雖已云然尚謀詢茲黃髮之人則庶罔有所愆蓋悔其既往之失而冀其將來之善也
孔氏曰

大謀人謂蹇叔等以未就我所欲及忌之○唐孔氏曰今之謀人謂相子等

音波

與旅同音骨也

魚乞反

番番良士旅力既愆我尚有之仡仡勇夫

射御不違我尚不欲惟截截善論言俾君子易辭我皇多有之

番番老貌。仡仡勇貌。截截辨給貌。論巧也。皇，遑通。旅力既愆之良士。前日所詆墓木既拱者，我猶庶幾得而有之。射御不違之勇夫。前日所誇過門超乘者，我庶幾不欲用之。勇夫我尚不欲，則辨給善巧言能使君子變易其辭說者，我遑暇多有之哉。良士謂蹇叔，勇夫謂三帥。論言謂杞子。先儒皆謂穆公悔用孟明，詳其誓意，蓋深悔用杞子之言也。

葉氏曰：番番如世稱繡然。王氏十朋曰：番番與

申伯番番同。仡仡與崇捕仡仡同。陳氏大猷曰：旅齊通脊骨也。不違，中度無失也。○王氏炎曰：功言變亂是非。君子仁而不佞，往往為其所奪，故易辭。○新安陳氏曰：穆公悔過不力，改過不勇，已可窺其微意於辭氣之間。曰尚猷，曰尚有之，尚不欲當謀急謀，當有急有當，不欲急，不可豈難而苟安。子訓過勿憚，改謂有過當速改，不可豈難而苟安。三味尚之一辭，優游緩慢，宜其悔用孟明而卒用之。悔不用蹇叔而卒不用也。正如隱公欲傳桓營菟裘而曰吾將授之矣，吾將老焉，當授即授，當老即老，豈容有所謂將者乎。二公之遂非，逮禍可於尚與將之辭覘之。

鄙玩友 于宜友

昧昧我思之，如有一介臣，斷斷猗，無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焉。人之有技若已，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之，不啻如自其口。

出是能容之以保我子孫黎民亦職有利哉

昧昧而思者深潛而靜思也介獨也大學作介斷
斷誠一之貌猗語辭大學作介休休易直好善之
意容有所受也彥美士也聖通明也技才聖德也
心之所好甚於口之所言也職主也陳氏大猷曰
人之技其無技而休休有容所謂不可小知而可
大受也曰其如有容莫測其限量而難乎形容也
無窮此其好有德之真切又甚於視有限才者之若
己有矣是真實能容非勉強也好善之利流澤無
窮亦職有利即孟子所謂好善優於天下况魯國
乎用之意陳氏雅言曰穆公意謂大臣之道不貴
乎用一已之能而在於容天下之善如有一介臣

故而

斷斷兮無他技能已休休焉有容人之量蓋惟無
善於已而後能容人之善技於人之有技則視彼
之才若若有於已而在人之善誠發於心而在已之能也
於人之彥聖則好彼之德誠發於心而在已之能也
有甚於在口之好也若已有一致而無表裏之異
彼此之殊其心好之則心口一而無表裏之異
是非真能有容人之量者乎人君於此能得是臣
而用之則必能廣致群賢以圖治功子孫者我之
子孫也而人君也蓋德者我之成憲被其餘澤
子孫之利莫大於此也蓋樂其政教安其田里而黎民之利
亦莫大於此也蓋樂其政教安其田里而黎民之利
德為無窮夫臣惟不用已而用人故善之集國者
衆而遠也

去声

人之有技冒疾以惡之人之彥聖而違之
俾不達是不能容以不能保我子孫黎民

亦曰殆哉

冒大學作媚忌也。違背音違之也。達窮達之達殆

危也。蘇氏曰：至哉穆公之論去聲此二人也。前一人

似房玄齡後一人似李林甫後之人主監此足矣。

新安陳氏曰：此輩大學乎天下之傳引之其形容能容不能容者之情狀利害可謂至矣。宜孔子定其言也。

音元涅

邦之杞隍曰由一人邦之榮懷亦尚一人之慶

杞隍不安也。懷安也。言國之危殆繫於所任一人

之非國之榮安繫於所任一人之是申繳上二章

意張氏曰杞如木之動搖隍如阜之圯壞○新安

所稱有利非一人與以上所稱殆哉本孔註即老蘇管仲

照應○張氏九成曰孔子深意若曰平王錫文侯

而幾於王道矣。又得如秦穆之悔過亦庶幾於王

也。夫國風始於平王春秋始於深痛王王道之不復與

主而以大於秦魯補之則平王之罪可勝言哉。天下之

讐莫大於此。若父天下之惡莫大乎安於為弒逆

者所立事至於此。王大道絕矣。夫子之意謂使平王

用兵得如伯禽申侯大戎庶可誅乎。使平王悔過

得如秦穆懲創用賢周公繼其後也。以謂如此皆無之

猶勝於平王也。○來氏曰秦有誓而書亡曾有人

聖人專以其悔過而取之非也。書之有二誓以志

帝王之誥命於絕也。聖人以恕待人於今有過

而悔嘉之可也。如但以悔為是而不問其政與不

改則改過者鮮矣故聖人於人不徒嘉其悔又欲
其改且殺其人至於被刑未有不悔者使殺人而不
必死其肯悔乎戰不敗秦自以為功矣何以知之
以濟河之師知之也濟河之師何羨哉○季氏養
吾曰或謂周書終於文侯之命而以秦誓附焉蓋
世變往來之會王霸升降之機書終文侯而周
王迹熄書附秦誓而霸畝興周遷洛邑而周日弱
秦得鎬京而秦日強讀秦誓見穆公之命見平王
父忘讐耻也如此讀秦誓見穆公之命見平王之
任賢去邪也如此周欲不弱秦欲不強得乎平王
列國而下秦誓附終焉進秦於詩書之末以警周
春秋之勢駸駸於秦每人之又且狄之不見其幾
下之勢駸駸於秦每人之又且狄之不見其幾微於
錄孔子定書斷自唐虞以下訖于周而周又訖于
秦蓋取其悔過也自非聖人以下訖于周而周又
悔而能改善之善者也不然大甲悔而禮成湯之
主悔而詛外証文公以歸不墜矣悔過之功豈不
矣內詛外証文公以歸不墜矣悔過之功豈不大哉
成康以昭王以南征不復而穆王繼之德拒祭
公之諫肆侈心而行天下不知悔者也宣王中興

幽王為大戎所殺而平王繼之不報君父之讐思
小惠而忘大耻不知悔者也君者天下之望也
者人君之主也君心如此天下何賴哉秦王之
杞子逢孫楊孫之謀固逼棄叔之諫至於喪師辱
國而悔過之誓作焉使有天下國家者皆如其知
過而能悔又必自知悔而能改則雖以挽回三代
之治亦何難哉惜乎穆公徒悔而不能改也然夫
子之微意讀書者可以深長思矣

穆

書經大全十卷終

書經大全十卷終

書經大全十卷終

三十六

2

3

4

5



